

雷雨^① (节选)

曹 禺

午饭后，天气更阴沉，更郁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异常烦躁^②。

……

周朴园 (点着一支吕宋烟^③，看见桌上的雨衣，向侍萍) 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鲁侍萍 (看着他) 大概是的。

周朴园 (拿起看看) 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鲁侍萍 嗯。

周朴园 (看她不走) 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吗？

鲁侍萍 (看着他) 不知道，老爷。

周朴园 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侍萍 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周朴园 你的女儿？

① 选自《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有改动。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湖北潜江人，生于天津，剧作家。代表剧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雷雨》是中国话剧艺术由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共四幕，这里选的是第二幕的片段。《雷雨》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期中国北方某个闷热的夏日。剧本从鲁妈(侍萍)来看望在周家帮佣的女儿四凤写起，牵出周家和鲁家30年的恩怨情仇。30年前在无锡，周家大少爷周朴园爱上女佣梅妈的女儿侍萍。后来周家为了给周朴园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大年三十把侍萍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侍萍带着出生仅三天的第二个儿子投河自尽，被人救起，流落北方受苦受难。谁知30年后，侍萍的女儿四凤又进入已搬到北方、成为大矿主的周朴园家做女佣，并且与周家大少爷——正是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周萍相爱。而此时在周家，如同即将在沙漠里干渴而死的周朴园妻子繁漪，拼命抓住她与周萍的“罪恶的爱”企图拯救自己；周萍却对与繁漪的关系感到悔恨和厌恶，紧紧

抓住与四凤的爱情来洗涤自己的灵魂；侍萍早年带走的周朴园第二个儿子鲁大海，作为周朴园矿上罢工的工人代表进入周家与周朴园谈判斗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展开。侍萍眼见自己的儿女相爱而呼天抢地，诅咒命运的不公。繁漪抓不住周萍的爱随即发泄最不忍的恨，先是叫出也爱四凤的周冲意欲阻拦周萍和四凤的出走，继而当着众人的面揭开自己与周萍的关系真相，接着又报复性地喊来周朴园要他看看这个“体面的家庭”。周鲁两家30年的恩怨情仇终于真相大白。四凤痛苦万分，冲出门外，碰着漏电的电线死去，周冲跑出来伸手去拉她，也触电而亡。周萍走进书房开枪自杀。剧作通过周家这个“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所暗藏的污浊和腐朽，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揭示了它所依存的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发展趋势。

② [午饭后……使人异常烦躁] 这是第二幕开始时的一段舞台说明。

③ [吕宋烟] 雪茄烟，因菲律宾吕宋岛所产的烟质量好而得名。

鲁侍萍 四风是我的女儿。

周朴园 那你走错屋子了。

鲁侍萍 哦。——老爷没有事了？

周朴园 （指窗）窗户谁叫打开的？

鲁侍萍 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

周朴园 （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你站一站。（侍萍停）你——你贵姓？

鲁侍萍 我姓鲁。

周朴园 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鲁侍萍 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周朴园 你好像有点无锡口音。

鲁侍萍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周朴园 （沉思）无锡？嗯，无锡，（忽而）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鲁侍萍 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周朴园 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鲁侍萍 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周朴园 （沉思）三十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鲁侍萍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周朴园 嗯，（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

鲁侍萍 哦，好地方。

周朴园 你三十年前在无锡吗？

鲁侍萍 是，老爷。

周朴园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鲁侍萍 哦。

周朴园 你知道吗？

鲁侍萍 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周朴园 哦，很远的，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鲁侍萍 说不定，也许记得的。

周朴园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我想打听打听。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

鲁侍萍 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无论什么事，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虽然许久不通音信，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

周朴园 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去。——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鲁侍萍 姓梅的？

周朴园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惠，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吗？

鲁侍萍 不敢说。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 哦？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侍萍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苦痛）哦！

鲁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

周朴园（汗涔涔^①地）哦。

鲁侍萍 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鲁侍萍 我姓鲁，老爷。

周朴园（喘出一口气，沉思地）侍萍，侍萍，对了。这个女孩子的尸首，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你可以打听到她的坟在哪儿吗？

鲁侍萍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周朴园 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鲁侍萍 亲戚？

周朴园 嗯，——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鲁侍萍 哦，——那用不着了。

周朴园 怎么？

鲁侍萍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周朴园（惊愕）什么？

①〔涔（cén）涔〕形容汗水不断地流下。

鲁侍萍 她没有死。

周朴园 她还在？不会吧？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鲁侍萍 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周朴园 哦，救活啦？

鲁侍萍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以为她那夜晚死了。

周朴园 那么，她呢？

鲁侍萍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周朴园 那个小孩呢？

鲁侍萍 也活着。

周朴园 （忽然立起）你是谁？

鲁侍萍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老爷。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周朴园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周朴园 什么？她就在这儿？此地？

鲁侍萍 嗯，就在此地。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老爷，您想见一见她吗？

周朴园 不，不。谢谢你。

鲁侍萍 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

周朴园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鲁侍萍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周朴园 嗯，以后她又嫁过两次。

鲁侍萍 嗯，都是很下等的人。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吗？

周朴园 好，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鲁侍萍 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周朴园 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

鲁侍萍 旧衬衣？

周朴园 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侍萍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 要哪一件？

鲁侍萍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惊愕）梅花？

鲁侍萍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字。还有一件，——

周朴园（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 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鲁侍萍 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 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侍萍）

鲁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吗？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 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鲁侍萍（愤怨）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

周朴园 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鲁侍萍 哭？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三十多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周朴园 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又何必再提呢？

鲁侍萍 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吗？

鲁侍萍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自语）哦，天哪，我觉得我像在做梦。

周朴园 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侍萍 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周朴园 怪不得四风这样像你。

鲁侍萍 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周朴园 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

鲁侍萍 （低头）哦。

周朴园 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鲁侍萍 （叹了一口气）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傻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周朴园 那更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鲁侍萍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

周朴园 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鲁侍萍 你不要怕。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周朴园 那双方面都好。再有，我要问你的，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

鲁侍萍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

周朴园 我问，他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 就在门房等着见你呢。

周朴园 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

鲁侍萍 他的脚指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

周朴园 （冷笑）这么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

鲁侍萍 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

周朴园 （沉静）他还是我的儿子。

鲁侍萍 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作父亲。

周朴园 （忽然）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鲁侍萍 什么？

周朴园 留着你养老。

鲁侍萍（苦笑）哼，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才来的吗？

周朴园 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那么，我先说我的意思。你听着，鲁贵我现在要辞退的，四凤也要回家。不过——

鲁侍萍 你不要怕，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你吗？你放心，我不会的。大后天我就带着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这是一场梦，这地方我绝对不会再住下去。

周朴园 好得很，那么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

鲁侍萍 什么？

周朴园 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

鲁侍萍 你？（笑）三十年我一个大人都过了，现在我反而要你的钱？

周朴园 好，好，好，那么，你现在要什么？

鲁侍萍（停一停）我，我要点东西。

周朴园 什么？说吧。

鲁侍萍（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周朴园 你想见他？

鲁侍萍 嗯，他在哪儿？

周朴园 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侍萍 不过是什么？

周朴园 他很大了。

鲁侍萍（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周朴园 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侍萍 哦，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吗？我不会那样傻的。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诉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

周朴园 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你看一看他，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鲁侍萍 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

周朴园（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

鲁侍萍（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周朴园 侍萍。

鲁侍萍 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

周朴园 可是你——

外面争吵声。鲁大海的声音：“放开我，我要进去。”三四个男仆声：“不成，不成，老爷睡觉呢。”

周朴园（走至中门）来人！（仆人由中门进）谁在吵？

仆 人 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他不讲理，非见老爷不可。

周朴园 哦。（沉吟）那你就叫他进来吧。等一等，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来，我有话问他。

仆 人 是，老爷。（由中门下）

周朴园（向侍萍）侍萍，你不要太固执。这一点钱你不收下，将来你会后悔的。

侍萍望着周朴园，一句话也不说。

仆人领大海进。大海站在左边，三四个仆人立一旁。

鲁大海（见侍萍）妈，您还在这儿？

周朴园（打量大海）你叫什么名字？

鲁大海（大笑）董事长，您不要同我摆架子，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周朴园 你？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

鲁大海 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才来拜望拜望您。

周朴园 你有什么事吧？

鲁大海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周朴园（摇头）我不知道。

鲁大海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门房里从早上六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对于我们工人的条件，究竟是答应不答应？

周朴园 哦，——那么，那三个代表呢？

鲁大海 我跟你说吧，他们现在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

周朴园 哦，——他们没有告诉你旁的的事情吗？

鲁大海 告诉不告诉于你没有关系。——我问你，你的意思，忽而软，忽而硬，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萍由饭厅上，见有人，即想退回。

周朴园（看周萍）不要走，萍儿！（视侍萍，侍萍知周萍为其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

周 萍 是，爸爸。

周朴园（指身侧）萍儿，你站在这儿。（向大海）你这么只凭意气是不

能交涉事情的。

鲁大海 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候，不过是想去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

周朴园 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

鲁大海 可是你完全错了。我们这次罢工是团结的，有组织的。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你们答应就答应；不答应，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

周朴园 你以为你们那些代表们，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

鲁大海 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

周朴园 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

周朴园在桌上找电报，仆人递给他；此时周冲^①偷偷由左书房进，在旁谛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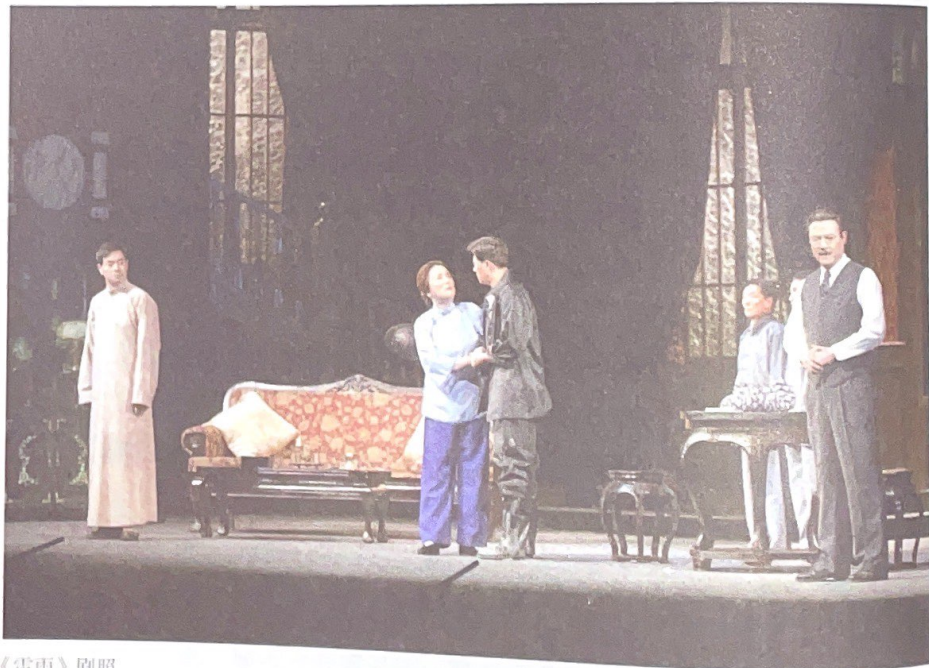
周朴园（给大海电报）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

鲁大海（拿过去读）什么？他们又上工了。（放下电报）不会，不会。

周朴园 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吗？

鲁大海（惊，怒）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吗？

（又看电报，忽然笑起来）哼，这是假的。你们自己假造的电



《雷雨》剧照

①〔周冲〕周朴园和繁漪的儿子。

报来离间我们的。(笑)哼,你们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

周 萍 (忍不住)你是谁?敢在这儿胡说?

周朴园 萍儿!没有你的话。(低声向大海)你就这样相信你那同来的几个代表吗?

鲁大海 你不用多说,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

周朴园 好,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

鲁大海 (笑)你不要骗小孩子,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

周朴园 哦,(向仆人)合同!(仆人由桌上拿合同递他)你看,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

鲁大海 (看合同)什么?(慢慢地,低声)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他们怎么会不告诉我,自己就签了字呢?他们就这样把我不理啦。

周朴园 对了,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

鲁大海 那三个代表呢?

周朴园 昨天晚上就回去了。

鲁大海 (如梦初醒)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长,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

周 萍 (怒)你混账!

周朴园 不许多说话。(回头向大海)鲁大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鲁大海 开除了?!

周 冲 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周朴园 (向周冲)你少多嘴,出去!

周冲愤然由中门下。

鲁大海 哦,好,好,(切齿)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

周朴园 你胡说!

鲁侍萍 (至大海前)别说了,走吧。

鲁大海 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

周朴园 (厉声)下去!

仆人们 (拉大海)走!走!

鲁大海 (对仆人)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放开我。我要说,你故意淹死

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生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周 萍（忍不住气，走到大海面前，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你这种混账东西！

大海立刻要还手，但是被周宅的仆人们拉住。

周 萍 打他！

鲁大海（向周萍高声）你，你！（正要骂，仆人一起打大海。大海头流血。侍萍哭喊着护大海）

周朴园（厉声）不要打人！

仆人们住手，仍拉住大海。

鲁大海（挣扎）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

周 萍（向仆人们）把他拉下去！

鲁侍萍（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周萍面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 萍 你是谁？

鲁侍萍 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 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呆呆地看着周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大海为仆人们拥下，侍萍亦下。



学习提示

曹禺认为“写戏主要是写‘人’”（《看话剧〈丹心谱〉》）。《雷雨》在刻画人物时避免了脸谱化和扁平化，用多个细节充分地展现人物性格、心理的复杂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阅读本文时要抓住人物关系，初步理解人物性格。最好能阅读全剧，更全面地理解剧中人物。可以围绕“周朴园对待萍的怀念中到底有几分真情”“鲁侍萍是坚强还是软弱”等问题进行探讨，深入把握《雷雨》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

选段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相认”“鲁大海与周朴园冲突”是两段充分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重场戏”，阅读时要注意作者如何设置尖锐复杂的冲突，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揭示主题。

《雷雨》的台词一直为人称道，要深入体会台词对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戏剧中的人物语言常常有“言外之意”，也就是潜台词，阅读时要细加揣摩。

10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①

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

马克思

所谓的1848年革命^②，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本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③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

①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原文载于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第207期。《人民报》，英国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作为流亡伦敦的外国革命人士代表参加《人民

报》创刊四周年宴会并发表了这篇演说。

② [1848年革命]指1848至1849年在欧洲许多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锻炼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后来欧洲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③ [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均为法国革命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狴的精灵^①。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②——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③”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①〔狡狴(kuài)的精灵〕和下文的“好人儿罗宾”,都出自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要是我没有把你认错,你大概便是名叫罗宾好人儿的狡狴的、淘气的精灵了。”指剧作中的重要人物小精灵迫克,他喜欢恶作剧,是剧中矛盾冲突的制造者。

②〔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出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老国王的鬼魂一连几夜出现,哈姆莱特得知后,与密友霍拉旭和卫兵夜半到城台守候。鬼魂出现,将哈姆莱特引到一边,告知他自己的死因,要他为自己报仇。哈姆莱特要

求霍拉旭和卫兵宣誓决不泄露此事。他们手按宝剑,刚说了“宣誓!”,鬼魂便在底下应声说:“宣誓!”一连换了三个地方宣誓都是如此。哈姆莱特于是称赞他是在地下钻得飞快的“老田鼠”和“开路的工兵”。马克思在这里借用“老田鼠”和“工兵”的形象来比喻革命。

③〔菲默法庭〕主要在13至15世纪间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等地的一种秘密法庭。“菲默”在中世纪德语方言里是“惩罚”的意思。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①

施耐庵

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忽然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认得是酒生儿^②李小二。当初在东京时，多得林冲看顾；后来不合^③偷了店主人家钱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又得林冲主张陪话^④，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方得脱免；京中安不得身，又亏林冲赍发^⑤他盘缠，于路^⑥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这里撞见。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从得恩人救济，赍发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迤^⑦不想来到沧州，投托一个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过卖^⑧。因见小人勤谨，安排的好菜蔬，调和的好汁水^⑨，来吃的人都喝采，以此买卖顺当，主人家有个女儿，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两个，权在营前^⑩开了个茶酒店。因讨钱过来，遇见恩人。恩人不知为何事在这里？”林冲指着脸上道：“我因恶了高太尉^⑪，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⑫到这里。如今叫我管^⑬天王堂，未知久后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见你。”李小二就请林冲到家里坐定，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两口儿欢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没个亲眷，今日得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李小二道：“谁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⑭说。但^⑮有衣服，便拿来家里浆洗缝补。”当时管待^⑯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来相请。自此林冲得店小二家来往，不时间送汤送

① 选自《水浒传》第九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林教头，即林冲，原是北宋京城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② 〔酒生儿〕酒店里的伙计。

③ 〔不合〕不该。

④ 〔主张陪话〕出头做主，为他说好话。

⑤ 〔赍发〕资助。

⑥ 〔于路〕沿路。

⑦ 〔迤迤（yǐ）〕缓慢前行，这里有颠沛流离的意思。

⑧ 〔过卖〕堂倌，酒店里招待顾客的伙计。

⑨ 〔汁水〕羹汤之类。

⑩ 〔营前〕指牢城营前面。牢城，收管发配囚犯的地方。

⑪ 〔恶（wù）了高太尉〕触怒了高太尉。恶，冒犯、触怒。高太尉，指殿帅府太尉高俅。太尉，官名，属于高级武官。

⑫ 〔刺配〕脸上刺字，发往远地充军。刺，古时的肉刑，在罪犯额面或肌肤上刺字，用墨染上颜色。配，发往远地充军。

⑬ 〔管〕看守。

⑭ 〔恁（nèn）地〕如此，这样。

⑮ 〔但〕只要。

⑯ 〔管待〕款待，招待。

水来营里与林冲吃。林冲因见他两口儿恭敬孝顺，常把些银两与他做本钱。

且把闲话休题，只说正话。光阴迅速，却早冬来。林冲的棉衣裙袄都是李小二浑家整治缝补。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人闪入来。看时，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也来坐下。李小二入来问道：“可要吃酒？”只见那个人将出^①一两银子与李小二道：“且收放柜上，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酒馔^②只顾将来，不必要问。”李小二道：“官人请甚客？”那人道：“烦你与我去营里请管营^③、差拨^④两个来说话。问时，你只说：‘有个官人请说话，商议些事务，专等，专等。’”李小二应承了，来到牢城里，先请了差拨；同到管营家里，请了管营，都到酒店里。只见那个官人和管营、差拨两人讲了礼^⑤。管营道：“素不相识，动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书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来。”李小二连忙开了酒，一面铺下菜蔬果品酒馔。那人叫讨副劝盘^⑥来，把了盏^⑦，相让坐了。小二独自一个撺掇也似伏侍不暇。那跟来的人讨了汤桶^⑧，自行烫酒。约计吃过十数杯，再讨了按酒^⑨铺放桌上。只见那人说道：“我自有伴当^⑩烫酒。不叫，你休来。我等自要说话。”

李小二应了，自来门首叫老婆道：“大姐！这两个人来得不尴尬^⑪。”老婆道：“怎么的不尴尬？”小二道：“这两个人，语言声音是东京人，初时又不认得管营，向后我将按酒入去，只听得差拨口里呐^⑫出一句‘高太尉’三个字来。这人莫不与林教头身上有些干碍^⑬？我自去门前理会，你且去阁子背后听说甚么。”老婆道：“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认他一认。”李小二道：“你不省得^⑭，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⑮便要杀人放火。倘或叫得他来看了，正是前日说的甚么陆虞候，他肯便罢？做出事来，须连累了我和你。你只去听一听，再理会。”老婆道：“说得是。”便入去听了一个时辰，出来说道：“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正不听得说甚么。只见那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去伴当怀里取出一帕子

①〔将出〕拿出。将，拿。下文“将来”“将汤”的“将”也是“拿”的意思。

②〔馔(zhuàn)〕饭食。

③〔管营〕看管牢城营的官吏。

④〔差拨〕管牢狱囚犯的公差。

⑤〔讲了礼〕行了礼。

⑥〔劝盘〕敬酒时放酒杯的托盘。

⑦〔把了盏〕敬了酒。

⑧〔汤桶〕热水桶。

⑨〔按酒〕下酒的菜。

⑩〔伴当〕随从的仆役。

⑪〔不尴尬〕鬼鬼祟祟，行为、态度不正常。

⑫〔呐〕这里指小声说。

⑬〔干碍〕关涉，妨害。

⑭〔不省(xíng)得〕不明白。

⑮〔摸不着〕动不动。

物事^①递与管营和差拨。帕子里面的莫不是金银？只听差拨口里说道：‘都在我身上，好歹^②要结果^③他性命。’……”正说之时，阁子里叫：“将汤来！”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小二换了汤，添些下饭^④。又吃了半个时辰，算还了酒钱。管营、差拨先去了，次后那两个低着头也去了。

转背^⑤没多时，只见林冲走将入店里来，说道：“小二哥！连日好买卖。”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请坐，小二却待正要寻恩人，有些要紧说话。”林冲问道：“甚么要紧的事？”李小二请林冲到里面坐下，说道：“却才^⑥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在我这里请管营、差拨吃了半日酒。差拨口里呐出‘高太尉’三个字来，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浑家听了一个时辰，他却交头接耳，说话都不听得。临了，只见差拨口里应道：‘都在我两个身上，好歹要结果了他。’那两个把一包金银递与管营、差拨，又吃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么样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碍。”林冲道：“那人生得甚么模样？”李小二道：“五短身材^⑦，白净面皮，没甚髭须，约有三十余岁。那跟的也不长大，紫棠色^⑧面皮。”林冲听了，大惊道：“这三十岁的正是陆虞候。那泼贱贼^⑨敢来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为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岂不闻古人言‘吃饭防噎，走路防跌’？”

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⑩，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李小二夫妻两个捏着两把汗。当晚无事。次日天明起来，洗漱罢，带了刀，又去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⑪寻了一日，牢城管营里都没动静。林冲又来对李小二道：“今日又无事。”小二道：“恩人，只愿如此。只是自放仔细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过了一夜。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⑫，林冲也自心下慢^⑬了。

到第六日，只见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⑭上，说道：“你在这里许多时，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举得你^⑮。此间东门外十五里有座大军

①〔物事〕东西。

②〔好歹〕不管怎样，无论如何。

③〔结果〕结束（生命），杀死。

④〔下饭〕指佐餐的菜肴。

⑤〔转背〕离开，离去。这里指管营等离开。

⑥〔却才〕刚才。

⑦〔五短身材〕指身躯和四肢都短小。

⑧〔紫棠色〕黑里带红的颜色。

⑨〔泼贱贼〕歹毒无赖的奸贼。

⑩〔解腕尖刀〕日常应用的一种小佩刀。

⑪〔团团〕到处。

⑫〔消耗〕消息。

⑬〔慢〕轻忽，松懈。

⑭〔点视厅〕点验犯人的大厅。

⑮〔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举得你〕（虽然有）柴大官人的面子，（却至今）没有抬举过你。柴大官人，指柴进。林冲到沧州前，在柴进庄上住过几天；临行时，柴进给沧州大尹和牢城管营、差拨写去书信，让他们照顾林冲。

草料场^①，每月但是纳草纳料的，有些常例钱^②取觅，原是一个老军看管；如今我抬举你，去替那老军来守天王堂，你在那里囤几贯盘缠^③。你可和差拨便去那里交割^④。”林冲应道：“小人便去。”当时离了营中，径到李小二家，对他夫妻两个说道：“今日管营拨我去大军草料场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这个差使又好似^⑤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常例钱钞。往常不使钱^⑥时，不能够得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那工夫^⑦来望恩人。”就在家里安排几杯酒，请林冲吃了。

话不絮烦，两个相别了。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两个取路投^⑧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⑨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屋做着仓廩^⑩，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⑪。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仓廩内自有官司封记^⑫。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⑬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⑭。”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⑮，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后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

①〔大军草料场〕存放军用草料的场子。北宋时，沧州靠近宋辽边境，驻扎军队，所以有草料场。

②〔常例钱〕按惯例送的钱，是旧时官员、吏役向人勒索的名目之一。

③〔囤(chuài)几贯盘缠〕挣些日用开销。

④〔交割〕办交接手续。

⑤〔好似〕好于，胜过。

⑥〔使钱〕行贿。

⑦〔那工夫〕抽空儿。那，同“挪”。

⑧〔投〕往，去。

⑨〔彤云〕浓云。

⑩〔仓廩(áo)〕粮仓。

⑪〔向火〕烤火。

⑫〔官司封记〕官家的封条。官司，旧时对官吏和政府的泛称。

⑬〔点见〕查点检视。

⑭〔市井〕市镇。

⑮〔被卧〕被褥。

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①，迤迤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②道：“神明庇祐^③！改日来烧纸钱。”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④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裡。主人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原来如此。”店主道：“即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⑤。”店家切

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又没打火处，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拨将过来靠了门。入得里面看时，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林



豹子头林冲 戴敦邦 作

①〔碎琼乱玉〕比喻地上的雪。琼，美玉。

②〔顶礼〕敬礼，致敬。

③〔庇祐〕保佑。

④〔草帚儿〕当酒旗用的草把。

⑤〔接风〕设宴接待远方来的客人。

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将那条絮被放开，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①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剥剥地爆响。林冲跳起身来，就壁缝里看时，只见草料场里火起，刮刮杂杂地烧着。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林冲就伏门边听时，是三个人脚步响，直奔庙里来；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再也推不开。三人在庙檐下立地^②看火。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端的^③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④！”一个道：“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⑤！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没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⑥二位干这件事。不想而今完备了！”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又听得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又一个道：“我们回城里去罢。”一个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

林冲听那三个人时，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虞候，一个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怜见^⑦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左手拽开庙门，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三个人都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林冲举手，胳膊的一枪，先搠^⑧倒差拨。陆虞候叫声：“饶命！”吓得慌了手脚，走不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搠倒了。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阁^⑨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

①〔上盖〕上身的外衣。

②〔立地〕站着。

③〔端的〕的确，确实。

④〔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这一回，张教头没有理由推托了。张教头，林冲的岳父。推故，指林冲充军以后，高衙内（高俅的干儿子，“衙内”是宋元时代对官家子弟的称呼）几次威逼林冲的妻子嫁

他，张教头总推托说：“女婿会回来同女儿团聚。”

⑤〔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这回可真被我们收拾了。吃，被。

⑥〔央浼（měi）〕恳求，请托。

⑦〔可怜见〕即“可怜”，同情、怜悯。

⑧〔搠（shuò）〕扎，刺。

⑨〔阁〕放置。

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①，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回头看时，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搭膊^②，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

装在套子里的人^③

契诃夫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

① [剜(wān)] 挖。

② [搭膊] 一种布制的长带，中间有个袋，可以束在腰间。又称“搭包”。

③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

年版)。汝龙译。有删改。这篇小说借中学教师布尔金(即文中的“我”)同兽医伊凡·伊凡尼奇的谈话叙述别里科夫的故事。课文保留了谈话的大部分内容。